
从苏斯洛夫报告看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 分裂活动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



人 民 出 版 社

从苏斯洛夫报告看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 分裂活动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編輯部文章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VEPRIMTARIA PERÇARESE
E REVIZIONISTEVE HRUSHOVIANE NE DRITEN
E RAPORTIT TE M. SUSLOVIT

根据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译出

从苏斯洛夫报告看赫鲁晓夫
修正主义集团的分裂活动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8}$ · 字数 23,000

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40 定价（四）0.12元

統一書號：3001·840

定 价： 0.12 元

目 录

欺騙和訛詐掩盖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 分裂主义和背信棄义的活动	(2)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决 保卫者	(14)
只有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运 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結	(23)

最近一个时期，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特别怒气冲冲地发动了反馬克思主义的新攻势。这一新攻势的信号，就是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決議和苏斯洛夫向这次全会所作的报告，以《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标签为题的这个报告，已由《真理报》于四月三日发表。接着是尼·赫魯曉夫在最近訪問匈牙利期間发表的多次演說、四月十五日苏联一波兰集会上的反华叫嚣。尼·赫魯曉夫七十岁生日也成了反华的一个新的机会，而且从安德罗波夫为列宁誕辰九十四周年作的报告，到修正主义报刊以大量篇幅刊载的反华声明、信件和決議，都繼續向中国进攻。

修正主义者发动这一新攻势，其主要目的是最后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反帝革命力量。它的主要目标在于詆毀为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真正团结而坚决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各兄弟党以及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小组。

然而，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一新攻势，絲毫不是有力量的标志。恰恰相反，他們的怒气冲冲表明了他們的不安和惶恐，表明了他們沉不住气，已經不能自制，已經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全体革命的共产党人为揭露尼·赫魯曉夫集团及其追随者的背信棄义的和分裂主义的路綫而进行的坚定不移的

原則斗争面前对自己丧失信心。修正主义者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站不住脚，經受不住時間和战斗的考驗，因此他們就不擇手段采取极端的行动。

欺騙和訛詐掩盖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集团的分裂主义和背信棄义的活动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的整个报告以及尼·赫魯曉夫最近的一系列演說，通篇尽是对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偉大領導人毛澤东同志的誣蔑和攻击。它們彻头彻尾浸透了修正主义者慣用的手法，那就是歪曲真相，掩盖事实，企图把他們自己做的事情用来反誣对方。大致上說，没有什么新貨色。他們在报告和演說中重复和发展了用假馬克思主义的蠱惑人心的詞藻伪装起来的修正主义老論点。尼·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在他們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誣蔑中，达到了庸俗不堪和荒謬絕倫的地步，他們的語言之下流，連最无賴的流氓都要自叹不如。他們搞大合唱，公然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最反动的宣傳一唱一和。

尼·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盜用为团結而斗争的口号来掩盖他們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散布分裂主义观点和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企图，已經遭到失敗并将繼續遭到失敗。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革命的共产党人、广大的劳动群众，每天都从尼·赫魯曉夫的实际活动、从他的态度上清楚地看到，尼·赫魯曉夫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严重局势”的“忧虑”乃是鱷魚之泪，“爭取团結一致”的口号以及从他嘴里說出来的不惜采取主动和作出努力来“解决分歧”的誓言乃是一个幌子，用来掩盖他和他的集团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这一事

实，因为正是他在挑起、唆使和策动分裂，正是他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从而有利于帝国主义和世界各国的反动势力。当人们听到尼·赫鲁晓夫大喊大叫“团结”的时候，就要想起恩格斯的英明的话来，这些话虽然已经时隔九十年，但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①

修正主义的一切宣传都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说成是中国领导人的过错所造成的，苏斯洛夫强调说：中国领导人“这些年来不是使已经产生的分歧消除，而是使之加剧”。这是无耻的谎言。通过大量事实、经验，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严重局势的基本原因，是在运动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逆流，要对造成这种局势负主要责任的，是尼·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尼·赫鲁晓夫仗恃着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威信、声望和巨大的力量，奸诈地、甚至不惜诉诸最粗暴的行动和干涉，不惜施加压力、进行讹诈、策划阴谋和策动反革命政变，把他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方针强加于一系列的兄弟党，从而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世界和平的事业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尼·赫鲁晓夫集团的全部背信弃义的活动，完全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战略计划，为美帝国主义者效劳。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目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一九五六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尼·赫鲁晓夫借口“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而斗争”和“考虑新的条件”，修正了马克

① 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3页。

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最重要的教导，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他擯棄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历史經驗，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大肆进行駭人听闻的誣蔑。

由于貫徹二十大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路綫，尼·赫魯曉夫越来越深地走上了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一方面，他执意奉行同美帝国主义靠攏和合作的方針，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各式各样的和平主义幻想，向美帝头子送秋波和作无原則的让步，甚至不惜損害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来同帝国主义达成協議。另一方面，尼·赫魯曉夫采取措施和进行活动来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叛徒铁托集团以及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居伊·摩勒、斯巴克之流和解、靠攏和联合，同他們建立反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統一战綫。

一九六〇年六月，尼·赫魯曉夫采取阴谋家的手法召集了臭名远揚的布加勒斯特會議，在这次會議上他竭力要把他的損害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方針强加給各兄弟党。这是对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严重打击。尼·赫魯曉夫及其集团企图把他們的反馬克思主义路綫强加給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图謀，繼續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上推行，但仍然未能得逞。

尼·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沿着分裂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大大跨进了一步，他把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系統化了，并且形成一条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总路綫。不仅如此，他还把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內部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公开攻击一个兄弟党

和一个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将因修正主义者开始发动公开攻击、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遗臭万年。

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尼·赫鲁晓夫把那些反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工人党视若敌人，蓄意和顽固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严重化。为了压服各兄弟党并使他们听从其指挥，他从多方面施加压力，并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方面，粗暴地干涉其他党和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事实一再证明并且有案可查的是，以尼·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召回了他们的专家，片面取消和撕毁了同我们两国签订的经济协定，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贷款，并且竭力在阿尔巴尼亚周围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封锁等等，甚至继而断绝了同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这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恬不知耻地竭力想通过苏斯洛夫的报告，要别人支持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说，“目前在苏阿关系中存在着由阿尔巴尼亚领导上层的政策造成的困难”，“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破坏了同苏联和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合作”。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是阿尔巴尼亚人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了同苏联的国与国关系方面。这种说法并不表明说这种话的人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完全不是如此。难道是阿尔巴尼亚人中断了对苏联的贷款、从苏联召回了他们的专家么？难道是阿尔巴尼亚人决定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封锁么？事实和苏联现任领导人的书面文件恰恰证明情况与此相反。我们只在这里引述苏联政府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即八十一一个党

莫斯科會議后三个月和苏共二十二大前五个月——写給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一封信中的几段就够了。在这封由部长會議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員阿·柯西金署名的信中，公然肆无忌惮地說，“……苏联政府不得不考虑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今后的关系問題……”，“如果我們繼續滿足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要求，从我国提供物資，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不能理解的……”，“不言而喻，阿尔巴尼亚领导不能再指望苏联在以往的基础上來援助它”，“苏联认为，今后有必要在新的基础上來建立它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現在，大家都知道尼·赫魯曉夫集团据以建立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的“新基础”是什么，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和实行多方面的封鎖，甚至同它断絕外交关系。这种做法不但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也是同和平共处的原則格格不入的。

难道第一次把苏联—阿尔巴尼亚分歧公之于众的苏共二十二大，也是阿尔巴尼亚人召开的么？直到那时，在阿尔巴尼亚的报刊上，沒有任何反对苏联领导的字句，尽管苏联领导在那以前以及在当时，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一再施加压力，对我国内政进行令人不能容忍的干涉，甚至企图推翻我們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

为了掩盖其分裂主义活动和消灭罪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常常装腔作势地发出呼吁，表示准备使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苏斯洛夫本人，在他的报告中談到阿尔巴尼亚—苏联的关系时，用老一套的語句來作結尾。他說：“苏联人相信……我們两国人民将一起走向共同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至于談到苏共，那么，我們將一如既往，准备在这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苏联人民将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我们信赖英雄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不会容许尼·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也不会容许其他任何人来破坏把他们同苏联的真正朋友、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的情谊。

至于谈到尼·赫鲁晓夫集团说的准备“一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云云，我们要说，这种鬼话我们已经听够了，你们披在身上的那层羊皮骗不了我们，我们认清了你们的豺狼真面目。你们倒是这么快地就忘了，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你们诬蔑劳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为三十块银币出卖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的“必要的步骤”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忘记，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你们通过尼·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共产党人进行反革命，来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你们公开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叛徒辩护，公开为那些因为同美帝国主义者、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以及铁托集团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阴谋活动而在一九六一年被地拉那法庭判刑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辩护，也许应该把这种事情看作是改善苏联—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而采取的步骤吧？苏斯洛夫最近企图为那些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为铁托集团和尼·赫鲁晓夫集团的代理人所鼓动和组织起来的、在一九五六年在在地拉那党的会议上冒出来的反党分子辩护，也许这种事也应该看作是这样的步骤吧？尼·赫鲁晓夫集团为这伙人辩护，这就供认了，早在一九五六年苏联驻地拉那大使馆就伙同南斯拉夫使馆在大肆进行目的在于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的破坏活动。

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来往的信件也清楚地表明，尼·赫鲁晓夫集团通过他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给

中共中央的信，公开为另一个反党分子利丽·貝利紹娃辯护，她作为这个叛徒集团手中的工具，在这个集团的直接支持下，企图分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策划反党阴谋，要把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的路綫强加于党。利丽·貝利紹娃事件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內的事件。由于她的分裂主义和派別活动，她受到了应得的和全党一致的处分。大家知道，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策划和驅使利丽·貝利紹娃进行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分裂活动，他們却誣指中国同志有分裂主义活动，难道不觉得可耻嗎？由于上述信件承认，利丽·貝利紹娃把她同中国同志的談話“告知了苏共中央”，尼·赫魯曉夫集团事实上就暴露了利丽·貝利紹娃竭力向我党中央委员会隐瞒的叛变。难道也得把这种事情看作是改善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步驟嗎？

做了这一切反对一个党和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丑事以后，苏斯洛夫还要誹謗中国领导所謂“号召苏联人反对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有誰会相信这一点呢？这是典型的“賊喊捉賊”的伎倆。我們要引用苏斯洛夫自己的話来問一句：这是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而斗争嗎？

构成苏斯洛夫报告的基本内容的謊言、欺騙和誹謗，改变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是社会主义陣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主义者、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叛徒这一无可爭辯的事实。

尼·赫魯曉夫大喊大叫，硬說他反对公开論战和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論战，这也是极其虛伪的。事实是，引起这种論战的不是別人，恰恰是尼·赫魯曉夫集团。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他把这种攻击說成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唯一正确的、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他說，公开論战是“有利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是当尼·赫魯曉夫认为形

势对他有利时这样說的。

但是不久，当他看到兴風作浪将要自食其果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調，他开始喧嚷停止論战，說在目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工人党來說，最明智的是，为了巩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停止共产党之間的論战”，“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中現存的分歧，对共产主义的敌人、对和平事业的敌人來說，是一种慰藉”，等等。

但是，尼·赫魯曉夫甚至在他喧嚷停止論战时也毫不放松，从来沒有停止过論战。他利用論战来加深分裂。在他第一次建議停止論战的演說（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中，就是在这篇演說中，他对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最卑鄙的攻击和誣蔑。恰恰是在他提出停止論战的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采取了无礼的和下流的态度，而对铁托集团的代表則报以欢呼。从那时起及从那以后，以及在尼·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同記者談話时发表的主張停止論战的另一个声明以后，苏联报刊繼續連篇累牘发表了对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和誣蔑的材料。

我們党认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所盜用的停止論战的口号，只不过是伪善和蠱惑人心。这些呼吁騙不了任何人。尼·赫魯曉夫集团繼續有意地、越来越深地在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对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采取敌对行动，同铁托集团这种貨色的叛徒、以瘋狂反共著称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右翼头目和杀害共产党人的劊子手結成一伙，通过千絲万縷同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靠攏和联合，并同他們一起策划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阴謀，在这样的時候，怎么能談得上停止論战呢？

包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苏共中央全会決議中的声明，也是这种彻头彻尾的欺騙伎倆。這項決議主要指出：“尽管中国領導人在分裂行动方面走得很远了，但是苏共中央全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表示願意今后仍致力于苏共和中共关系的正常化。”这种欺騙伎倆恰好被文件的撰写人在同一个文件中揭穿了。二月全会決議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領導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場和**坚决反击他們的分裂行动。**”而在苏斯洛夫的报告中說：“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純洁性的利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最后是中国人民本身的利益，都要求我們**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領導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險行动。”这些声明难道不是相互矛盾的嗎？怎么能一方面“致力于苏共和中共关系的正常化”而另一方面又“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領導呢？难道我們在这里看到的不正是不折不扣的伪善、欺騙和蠱惑人心嗎？

赫魯曉夫集团企图散布这样一种假象，仿佛它是爭取團結一致的，是要通过各个共产党、工人党之間的內部协商解决分歧的，而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一些兄弟党則是分裂主义者，因为这些党要求繼續公开論战，这些党是极其危險的，必須予以无情的揭露。由此可見，尼·赫魯曉夫集团力图麻痹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的警惕性，封住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口，迫使他们不去揭露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和行徑，从而使尼·赫魯曉夫集团能够泰然奉行它的叛变路綫，破坏社会主义以及革命和解放运动，同美帝国主义、同从尼赫魯到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这些反革命势力靠攏、合作、同流合污。

面对着修正主义者联合帝国主义者和世界一切反动势力发动

的进攻，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革命的共产党人，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必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地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給赫魯曉夫叛徒集团及其追随者以应有的回击。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的大論战必須进行到底。現在别无他途，只有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因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是严重威胁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革命和解放运动的現在和未来的巨大危險。現在已經不能指望修正主义者放棄他們的彻头彻尾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他們的背叛与分裂活动。最近的苏共中央全会的文件就是这一事实的显著例证。

由修正主义者挑起的这场論战既然已經开始，而且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项根本問題，关系到社会主义各国、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切身利益，每一个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担負起自己的責任，坚决地把論战进行下去。像过去一样，通过这场論战，真理終將大白，人們将捍卫住并且进一步推进馬克思列宁主义，人們将保卫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人們将维护和加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出現深刻的原則分歧的时候，他們总是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进行不調和的原則斗争，他們认清这场斗争是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唯—正确道路。团结一致的维护者和分裂主义者之間的斗争，今天同过去一样，实质上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馬克思主义的维护者和馬克思主义的叛徒之間的斗争，因为無論是在国际范围还是各国内部，只能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一致。凡是建立在別的基础上的、建立在机会主义

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的，都不是工人運動所需要的共產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團結，而是假團結，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的聯合，是工人階級叛徒的聯合。列寧說過，“統一，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統一。”^①

忠實地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一貫堅決反對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者，一貫為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一致而鬥爭。就是在尼·赫魯曉夫力圖阻擋這場鬥爭並為鐵托集團恢復名譽的時候，它仍然堅持反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及其分裂與破壞活動的原則鬥爭。甚至當尼·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中向共產主義的所有敵人提供武器，誹謗蘇聯和社會主義制度，鼓動和慫恿各式各樣的反革命分子的時候，它也堅定地為維護蘇共、蘇聯以及其他共產黨而鬥爭，使它們免受帝國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的攻擊和誹謗的損害。它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和莫斯科會議上，同尼·赫魯曉夫集團及其追隨者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和分裂活動展開了鬥爭。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以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一致的最高利益為重，曾經為爭取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的原則以及權利平等、獨立、同志式的會談和相互協商的原則基礎上解決同蘇共領導的分歧作出了各種努力。而這些努力之所以沒有獲得結果，責任在於尼·赫魯曉夫集團，因為尼·赫魯曉夫集團無意消除分歧，而是相反地，竭力加深分歧，並且千方百計要制服我們黨，要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一貫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莫斯科宣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 226 頁。